

神州
傳承

瑤歌傳承人搭檔四十載 堅守教出逾二百對徒弟

蝴蝶歌進校園 Rap 後繼有人



瑤族男女村民們身穿節日盛裝參加蝴蝶歌大賽。

「剛才錄下了嗎？刪掉吧，還是刪掉吧！」剛剛和老搭檔李滿鳳唱了一段蝴蝶歌短歌的歐玉梅對剛才的表現很不滿意。稍事休整，歐玉梅和李滿鳳再次唱了一段蝴蝶歌的長歌《流水歡歌迎客來》：臘竹結蕊燈結綵，百花爭春朵朵開；疊疊青山對笑臉，流水歡歌迎客來……一人唱高聲部，一人唱低聲部，優美的和聲旋律沁人心脾，尤其是一口氣毫不停頓地唱出八九十字而未見絲毫停滯梗澀，令人震撼。

記者 朱曉峰 廣西報道

走進廣西賀州市富川瑤族自治縣瑤寨，時常能聽到蝴蝶歌，它是瑤民勞作之餘，在感受大自然的美妙中抒發情感之作，具有即興創作、出口成章、一唱群和的民族藝術韻味。為傳承蝴蝶歌，當地積極推進蝴蝶歌走進校園。在當地很多學校，跳「長鼓舞」（富川縣另一項國家級非遺）和唱蝴蝶歌，已經成為學齡兒童課間活動的主要內容。

「算是勉強合格了，自從三月三去新加坡演出歸來後，我們已經幾個月沒能在一起練歌了。」歐玉梅說。同為54歲的歐玉梅、李滿鳳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蝴蝶歌的傳承人，她們從七八歲開始作為一對搭檔唱蝴蝶歌，至今已近40年。

方言演唱 融入生產生活

在富川，客人來了唱迎客歌，客人進村時唱攔路歌，喝酒時唱敬酒歌，喝油茶時唱敬茶歌，客人走了唱別客歌。歌聲已經代替了語言，成為瑤族表達情感的最好形式，蝴蝶歌用一種叫做「梧州土白話」的方言土語演唱，內容涉及記事、傳情、祭祖、述史等瑤族人民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

富川縣文化館副館長林振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蝴蝶歌靈動而秀美，「蝴的蝶」、「蝶的蝶」、「黃的蜂」、「留的西」、「啦的咧」這些襯詞頻繁出現，使歌曲熱烈活潑，曲調富有彈性，給人以活潑歡快、熱情奔放之感。

口耳相傳、歌書記錄、世代相襲、民間傳授是多年來瑤族蝴蝶歌的主要傳承形式，瑤胞自幼學歌，有着良好傳承民歌的傳統，儘管也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衰微，但當地通過免費辦培訓班、進校園等方式，讓蝴蝶歌的傳承逐漸走出困境。

辦培訓班 雷打不動教歌

富川縣文化館是一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小樓，當地政府在辦公條件十分緊張的條件下仍然擠出一塊固定場所和經費，長年為蝴蝶歌愛好者舉辦免費的蝴蝶歌培訓班。數十年來，歐玉梅和李滿鳳除了代表中國民歌出國演出或應邀參加政府節慶活動，從未參與過任何商業演出，她們在勞作之餘，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在縣文化館與學校教授愛好者和孩子們唱蝴蝶歌。「我八歲開始跟着師傅學唱蝴蝶歌，這些年來只要一有機會就去參加少數民族演出，每周四雷打不動的就是去縣文化館教唱蝴蝶歌。」李滿鳳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至今已教出了200多對能獨立完整演唱蝴蝶歌的徒弟，還有學生考上了廣西藝術學院。

「學會蝴蝶歌沒那麼容易，甚至可以說很難，」林振玉說，徒弟找師傅不易，師傅招一個有天賦的徒弟更難，學唱蝴蝶歌需要特殊的語言環境和興趣愛好，最難的則是堅守，沒有一群又一群蝴蝶歌老歌手的堅持不懈的傳唱，蝴蝶歌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唱進校園 傳承瑤族文化

為傳承蝴蝶歌，當地政府更積極推進蝴蝶歌走進校園。除了在文化館教唱，林振玉和李滿鳳經常去當地中小學校給孩子們上蝴蝶歌音樂課和組織以蝴蝶歌傳唱為主題的課外活動，通過這些校園活動，把蝴蝶歌帶進校園，讓學生們對瑤族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以此喚醒新一代年輕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自覺意識。

林振玉說，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培養蝴蝶歌種子歌手，是蝴蝶歌文化能夠持續傳承的關鍵，通過舉辦周期性的校園蝴蝶歌大賽等各種校園音樂活動，將民族傳統音樂融入學生的生活世界。在富川二小和蓮山鎮初中各開了一個蝴蝶歌傳承班，資深老歌手們輪流來給學生們上課。

11歲的瑤族少年盤季昀是富川二小五班的學生，從二年級開始，他就是學校蝴蝶歌合唱團的團員。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每個學生都發了一本蝴蝶歌音樂課本，除了每周有老歌手來給他們上音樂課，每天上午大課間的20多分鐘，全校學生都會一起來唱蝴蝶歌，其中音準音色比較好的學生就會吸收進合唱團。現在，盤季昀能夠完整地唱兩個曲牌，而且可以一口氣不停頓不換氣地連唱50多個字，差不多是一段歌的四分之一。

「以後上了中學、大學，還會繼續唱蝴蝶歌。」盤季昀說，他很喜欢唱蝴蝶歌，可能是因為媽媽的原因，聽媽媽說在懷着他的時候，一有空就會唱蝴蝶歌。用他媽媽的話說就是「可能是胎教的原因吧，孩子現在一唱起蝴蝶歌，真的是眼睛會放光的那種樣子」。



廣西富川瑤族自治縣11歲的蝴蝶歌小歌手盤季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曉峰 攝

蝴蝶歌非遺傳承人歐玉梅、李滿鳳今年三月三節慶在新加坡演出。受訪者供圖

豆蔻年華尋搭檔 默契成就天籟聲

聽眾在看蝴蝶歌表演時還要學會聽歌。林振玉說，好的歌手唱蝴蝶歌優美動聽，如成群的黃蜂振翅飛過發出的美妙聲音，形容為「黃蜂音」，又叫「波浪音」。唱功不好的人唱蝴蝶歌，旁人就取笑像街上賣桐油的，拉着嗓子喊，卻沒有音樂的美感。

「唱蝴蝶歌都是二男或二女的同聲二重唱，且同起同收。」林振玉說。蝴蝶歌分為長短歌，短歌一般四句，長歌以短歌為基礎在第三句可隨歌手之任意加長，又稱「雙飛蝴蝶歌」，有經驗的歌手可以一口氣不停頓連唱一百多個字。

演唱蝴蝶歌的歌手們，都有快速

演唱且吐詞清楚的特長，這是長期實踐及其特殊的二聲部民間訓練方法所致，較之西方音樂中「快速說唱」（饒舌，rap），實在強得太多。一對好的蝴蝶歌歌手，女孩在十二、三歲即開始尋找自己的唱歌搭檔。

林振玉說，瑤族蝴蝶歌為五聲性調式，多宮、徵、商、羽調式，風格明快活潑，頻繁使用襯詞，使歌曲顯得熱烈活潑，這在中國民歌中堪稱獨樹一幟。流傳久遠，技藝精良，聲部結構嚴謹，曲調歡快優美的蝴蝶歌，體現中國民族民間多聲部音樂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



富川二小蝴蝶歌合唱團的孩子們在非遺傳習活動上演唱。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曉峰 攝

「趕會期」歌圩 歌聲定終身

富川瑤族遺存有濃厚的百越歌圩遺風，凡節日會期、婚嫁喜慶、禮儀交往等群眾活動，男女老少都唱蝴蝶歌，特別是男女青年戀愛擇偶，唱蝴蝶歌是主要手段之一。每年農曆正月初六、二月初八、三月三、八月十五等日子，富川瑤族叫「趕會期」，是瑤族盛大的歌圩。會期晚上方圓數十里男女青年都興高采烈地穿上盛裝趕來參加，少則幾百人，多則達數千人甚至上萬人，一時間人山人海，歌聲嘹亮，甚至幾天幾夜歌聲不絕，把村寨變成了蝴蝶歌聲的海洋，年輕人用歌傳情，互贈信物，幾經往來，有的就會定終身之約。

福建德化瓷：素胚上勾勒千年中國

神州
行走

粗陶古瓷殘片，老窯舊瓦青磚，在福建省德化縣，歲月的痕跡遍尋可見。代代德化瓷人在素坯上勾勒而出的千年中國，歷經時間的爐燒火煉，窯變生色，變得愈發流光溢彩。

順山勢而建的月記窯，綿延四個多世紀，窯火至今明滅不絕。德化陶瓷博物館內，宋朝白釉粉盒與當代瓷質擺件相隔不遠，徐徐中一個轉身，衣角掠過的，就是中華歷史百千年。

明清鼎盛 受歐洲貴族追捧

陶瓷博物館一隅，設有兩處特殊展櫃。展櫃中，珊瑚海草、殘貝碎石模擬而成的海底，如意紋青花瓷盤、圈點紋印花小碗等各式瓷器散落其間。這是從中國清代沉船「泰興號」上打撈出的德化古瓷。

從1822年在印尼海域觸礁沉沒，到1999年被打撈出水，「泰興號」上的三十餘萬件瓷器，歷經海水沖蝕百餘年，

依舊釉色瑩潤，光華可鑒。其中，僅產自德化一縣的瓷器，就佔大半。

德化瓷器的燒製始於唐宋五代，興於宋元，明清臻於鼎盛，並在當代獲得進一步發展。尤其自宋元以降，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借毗鄰泉州、廈門港的優勢，德化的瓷器被大量出口至歐洲各國，受到歐洲貴族競相追捧，引一時風氣之先。

明代，「白如雪、潤如玉、透如絹」的德化「象牙白」瓷更成為了深受歐洲社會喜愛的奢侈品，素瓷一件，堪勝珍寶萬千。法國人給這種如脂似玉的瓷製器皿取了一個貼切的名字：中國白。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其聞名

遐邇的遊記當中，也曾對德化瓷器大加褒讚，稱「刺桐城（泉州）附近有一別城，名稱迪雲州（德化），製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

小小一件德化瓷，凝固了歲月。透過它們，彷彿得以看到人聲鼎沸、桅杆如林的泉州港，無數如「泰興號」般龐大的木質商船，滿載德化青花瓷盤、醬料洗盞，向着茫茫大海起錨揚帆。

中西合璧 融入異國元素

走進坐落於德化瓷都大道的「中國白藝術宮」，恍若置身一座白瓷雕塑藝術宮殿。展品中，於上海世博會展出的《世博和鼎》，器型巨大、工藝精湛，周身菊花、牡丹、梅花、玉蘭

等手工捏製瓷花絲毫畢現，蕊瓣交映；瓷雕作品《紫歸杜懷》，以紫荊花簇擁於牡丹之中寓意香港回歸祖國，線條簡潔；《奧運和鼎》、《和諧一家》、《嫦娥夢圓》……在這裡，傳統燒瓷技藝與當代中國故事巧妙融合。徜徉其間，一個富強進步的當代中國，躍然眼前。

在德化順美集團，58歲的本地製瓷工人蘇啟輝正手持修刀，對即將完成的瓷杯模型做最後的完善。旁邊圖紙上，是杯壁的圖案：六角雪花、彩色糖果中間，印着幾隻手寫體英文單詞，意為「歡慶聖誕」。這是一家美國公司定製生產的聖誕紀念款馬克杯。

從20世紀80年代起，德化逐漸成為眾多美歐企業節日禮品、文創產品的授權產地。如今，在全世界19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能見到融入當地元素的德化瓷器。

製模、灌漿、製坯、上色、燒製，德化人用傳承千年的手藝，將慈祥和諧的聖誕老人、靈動活潑的冰雪公主、小豬佩奇等從想像帶入現實，為世界帶來來自中國的禮物，也為古老的德化瓷賦予了異國魅力。

醬釉孩兒紅，青花釉下彩，難捨一襲中國白。拂去歲月塵埃，今天的德化瓷，有如一位溫潤君子，承中華傳統與文化薪火，迎着世界，款步走來。

新華社